



書叢史歷

史國帝汗思吉成

譯工孟林



行發局書華中



L' EMPIRE JAUNE

DE

GENGHIS-KHAN

by

Joachim Barkhausen

林
孟
工
譯

成
吉
思
汗
帝
國
史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原序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戰，窮源溯始，原是歐洲內的事件。它却一變而爲世界大戰，則因爲整個世界的運命是操在歐洲手裏，及世界的形勢是由歐洲決定的。大戰以來，還不及二十年，而世界的政治面目已經改變了。在今日，倡言世界運命是繫於太平洋之說，幾乎是說明一種普通的思想。歐洲的新戰爭很可以不牽動世界其餘各地，而歐洲呢，雖然坐在四圍鞏固的營壘裏，却難於不過問太平洋的戰爭。因爲，在今日，歐洲的運命是繫於東半球事變的進展，而歐洲將從東半球的事變裏決定它的永久形勢。

不管如何，我們開始習慣於這個新的狀態，而并不像舊時代的國人那麼天真的相信世界的中心是與市場的中心相符合。可是，如若我們想到過去歷史的重心絕不是永久的在歐洲，或許我們對於眼前經過的事實將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我們將加緊武裝以應付未來的威脅。直至十五世紀末年爲止，在政治上，歐洲似乎是處於無所偏袒的旁觀者的地位，恰如它在地理上所處的地位一樣：面積有限而傍於亞細亞大地的一個半島。自種民族之開始得到勝利的前進，乃在層出不窮的發明當中，在這時代，他們幾乎降服了整個世界。然而，即在這個時代中——到於今不過相隔了二百五十年，有一批亞細亞的軍隊竟然威嚇

了維也納的門戶。歐洲霸權的時代——前後不過五百年，似乎達到它的末期，我們已經看到盛極必衰的起初幾種徵兆了。

中世紀歐洲的大事，我們知道很清楚——往往也不甚高明；然而，在同時代，亞洲是過着一段範圍極廣大的世界政治的世紀，我們在這方面所知道的是極其有限。本書敘述蒙古帝國的歷史，預備大多數的讀者都能閱讀，它應當不僅限於擴大歷史的敘述，同時也應作爲未來的蠶測。我們應當注意到亞細亞洲內沉睡着的政治力量。成吉思汗所資以建立其國家的思想，現在是還未消滅的。反之，民族思想的狂潮是洶湧澎湃於整個亞細亞，從波斯福魯（Bosphore）以至黃海，人們正在從新播種過去昌盛時代的傳統觀念。少年土耳其將其國會喚作「庫魯兒台」（Kourultai）；當年成吉思汗即以這個名稱給與他的帝國大會議；在西亞細亞的土耳其人民中，滋長了驅逐以色列外族及在法律上以「蒼狼教」代替舊國教的運動，而這個「蒼狼」也就是成吉思汗的部落始母。

在最近幾年中，曾有若干敘述成吉思汗傳記的著作，爲首的應推哈羅、蘭伯（Harold Lamb）的傑作。這些作品，大概都採取了小說的體裁，僅僅注意蒙古帝國創造者的身世。將地面各國之最奇特和最廣大的國家的全部歷史寫出來，我們覺得是更有需要的，而這個國家的宗教，經濟，軍事的面目，都在這部歷史裏據實表露出來。

蒙古史的材料來源，主要方面是分屬於中國，亞拉伯，亞美尼亞的紀年史，如非專門學者便不易閱讀。但有一批研究家，經過多方努力後，曾審查過這方面繁難的材料，並將之集中起來。第一部應推何威士（Henry H. Howorth）之分訂四冊的「蒙古史」，次為法國人多桑（D' Ohsson）及喀恩（Cohun）的著作。我們也曾利用愛爾特曼（Erdmann），漢默，浦格斯塔（Hammer-Purgstall），格魯塞（Grousset）的著作——他們曾繙譯了蒙古王子撒難薛禰（Sanang Setsen）的紀年史，我們也利用了優爾 Yule 及其他著作家之關於馬可孛羅遊記的研究。

約阿喜謨、巴克霍森序

法文譯本序

短促而眩耀不可一世的蒙古戰功史，實爲普通大衆所未知悉。即使有談到的，而蒙古戰功的樞紐，却因其羅列了自相矛盾的細事和次要的事蹟，而淹沒於瑣屑的傳聞中了。本書的特色即在於從紛紛亂絲堆裏揭露了其中的線索。一般所持的論據都不免有着另一種缺點，即它們都僅根據了軍事史的形態，即是說，僅囿於蒙古史的外形。本書則着重於它的內在生活和它的精神上的來歷：以與鄉村及都市的固定生活相對立而言，這乃是游牧生活之最後的昌盛時代，這個游牧生活，在沉淪於今日半死滅的狀態之前，曾達到它的最赫赫炎炎的形態；特別可異的，這個游牧主義，較之孔教，佛教，基督教，以色列教，還是處於珊蠻教（Chamanisme，即西伯利亞東部及亞洲極北部之一種極其淺陋的幻術教）的地位，而無論在何處，它每遇到了它們，都一一壓伏了他們。這些事實所以不會被人知悉的原因，或許是爲着蒙古騎士的活動中心是較近中國而不近歐洲，雖然他們也曾飲馬於亞德里亞海（Adriatique）上；而在那個時候，中國的進化是遠在歐洲之上，任何地方她都比歐洲進步，且爲文化的高峯；所以，如不倣效中國，即要將中國打倒——在我們看去，凡是中國的文化，應視爲獨立發展的一個萌芽，但是早熟的萌芽，有着動力的限制，即

是說，與歐洲文化相形之下，它是先天流產的。

然而，除了文化的事蹟外，蒙古史又是一個種族事蹟史——不論是有心的或無心的，這個論斷便使我們非闡發和確定那裏面所包含的意義不可了。本書著者在談到蒙古政治集合體——它是隨各種時代而變遷的——的時候，總是說：蒙古種族。我們在譯文裏，每次遇到這個字眼用得適當的時候，即是說，在大部份的場合中，總要保存這個字眼，理由是如下：我們西方人是屬於歐羅巴種（彼此都屬於大歐羅巴種或白種）；蒙古的民族則構成了大蒙古種或黃種的核心。在這兩種之間，則有着突厥種族，我們不如把它叫做「韃靼突厥種」（Turco-tatar），使之不至與土耳其的奧士曼理突厥種（Turc osmanli）相混，後者僅占着一小部份。那些韃靼突厥人曾好幾次列入蒙古政治集團裏面，或甚至居於領導份子的地位。可是，韃靼突厥種或中央亞細亞西部的土耳其種（Touranien），在種族上，到底何所歸屬呢？在這個問題上，人種學家的見解各相懸殊；多數人是把他們列入蒙古種裏，其餘的則認他們為歐羅巴種。我們則以為韃靼突厥人的全體是構成了一個地方的集合體，而非種族的集合體，其中有若干單位（例如謙河 *Jenissai* 河源的索伊奧特 *Solote* 民族），確是真正的蒙古種，其它的單位（例如突厥斯坦的乞兒吉思 *King-hiz* 民族），是介於蒙古種與歐羅巴種之間，最後其餘的單位（例如奧士曼理民族），則屬於歐羅巴種。但是，像韃靼突厥族的語言與蒙古的語言，雖然相隔很遠，却有着親屬關係；像在那些歷史事變裏，這兩個

民族，或全部的或局部的，往往只構成了一個民族；像在肉體上，比較帶蒙古種成分的韃靼突厥人是多於歐羅巴種的韃靼突厥人，且占據了較廣大的地面；末了一點，當我們在已有的典籍上受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而又須無論在這個界限之那一方面用一個字眼加諸這個民族身上，因此，我們就很有理由的說，在人種上講，韃靼突厥人就使不是蒙古人，至少總屬於蒙古種。可是，對於蒙古人主張，或對於有人替蒙古人主張，將凡多少類似他們的民族都冠以蒙古種的字眼，這實有着更精確的一點，可以解釋其中理由。也像金栗色的北歐人爲歐羅巴種典型之最特殊化的術語，也像北歐人每遇有表現他們性格的地方都認爲他們勢力之表現一樣，蒙古的蒙古人——而不是其他如中國人的民族——雖然在程度上沒有這麼劇烈，也實爲從烏拉山延至麥哲倫羣島之廣大人羣的人種典型，即一般所謂最純淨的但實際上是最特殊化的典型，而成爲我們人種學者所喚作大蒙古種的。換句話說，蒙古人在大蒙古種裏所扮演的脚色，恰是與金栗色種人在大歐羅巴種裏所扮演的脚色一樣，而範圍廣大的蒙古政治世界的本體之具有一個人種的事實，總而言之，乃是我們基於上述解釋，在談到蒙古人身上的時候，而可一般的引用人種這個定義的理由。

可是，這蒙古人與蒙古種的名詞的產生，就如本書所闡述的，是依賴於創造這個蒙古功業的人物本身，即是說，依賴於成吉思汗身上。因爲，爲蒙古民族的歷史曲線的來源，同時又爲其最高峯者，乃是這個人

物。而他的成功是那麽偉大，且是偉大過於所有各洲和所有各時代中任何其他人在這方面上所得的成功，遂使蒙古民族之最微末的後人，也永遠追念他的功績。雖然這種情形是有其離奇的地方，我總可舉出親見親聞的證據來。在一九二〇年，我曾與北部蒙古人相處。當我們提到他們用以餉客的燒羊尾時候，他們就追念了當時紅白兩派的鬥爭，另有兩種關於本書歷史题目的回憶，就永留於我的腦際了。沒有一個夜晚——我在第一天很感覺驚異，當我的主人們圍坐於火盆四周，彼此用蒙古語對話的時候，他們沒有不談到成吉思汗身上。另有一個事實是關於卅字形的記號，這個象徵并不是某一個地方和最近某一時代的專有物，在幾內亞，蘇丹，歐羅巴，整個亞細亞，太平洋之外，直至舊墨西哥，我們都可找到它；蒙古人常常摹繪卅字形的記號，我曾從他們那裏得到一塊磚頭，在那上面有着兩個用金屬嵌的卅字形。當我問蒙古人怎樣稱呼這種記號的時候，我所得到的回答是說：這是「成吉思汗的記號。」

有人說，成吉思汗帶有一部份金栗色的容貌和淡色的眼睛，這就是說他身上曾帶有金栗色種的因素（註一）。然而，這并不可以說成吉思汗所以成為偉大人物乃靠在這種因素；他所擁有的金栗色種的成分，或許與其它金栗色種因素毫不相干。在各國家裏，當我們看到許多偉人，譬如，帶了黑種的因素，我們雖則相信對這點尚有疑問，但總可問道，這某幾個偉人雖不是靠於帶有某一種族的血統，但是否靠於幾種極不相同的血統的混合——這個話的意思絕不是贊成全部的人民採用這樣異種交合的辦法。

成吉思汗及其後人的歷史是又一次告訴我們說，時勢是人創造的。或許事變是無可避免的，但它之所以如此，實羣衆深使之然；因爲，無論事變是如何的任人宰制，而宰制之者總是那些偉大人物。成吉思汗爲偉人中之偉人，他的非常不世的成功，一部份是靠於這一個事實，即他擁有一批出類拔萃的伴侶，就是說一批舉世無匹的將帥，這個事實是屢現於歷史上重大時期，或無寧說靠於這個事實才有重大時期之產生。任何騎士都不曾獲得如速不台（Soubotai）（註1）所曾有的功績，他曾四度馳騁於高麗與布達佩斯（Budapest）之間，他曾於歷時兩年的轉戰中，遍歷阿富汗，波斯，亞美尼亞，高加索，俄羅斯，且一一使之降伏，而這種種戰功不過是以二萬騎兵得到的，但這二萬名騎兵個個是鐵鑄心膽的！

這種種戰績，顯然是不能倚靠部落的力量而得到的。蒙古的軍事嚴格組織的研究，可使部落的傳說不復存在，而其中最可驚的一點，即蒙古騎士經過一個地方後，僅留下幾名代表，後來就沒有叛變情事之產生。這是因爲他們事先已用空前的恐怖手段來撲滅叛變情事了；人們往往說恐怖是沒有絲毫作用的，但當他們將被侵服的人民祇留下百分之二——這種情形是時常有的，我們就可以說他們的目標是達到了。蒙古騎士似乎早已努力實現尼采的紫刺騎士特刺（Zarathoustra）的教訓：「你要強硬，強硬像金剛鑽一樣……你要知道，除了懦弱外，無論它是叫做缺德或道德，什麼都不是真的，什麼都可以做的……。」

人類學專門學校教授喬治·蒙丹頓（George Montandon）序

(註一)關於成吉思汗的容貌，中國史籍裏有着簡單的記載：「初，黑黧部形貌短癯，惟太祖（成吉思汗）雄偉，廣額長髯，臂垂過膝。」

（見魏源元史新編卷一太祖本紀。）成吉思汗的父親也速該又稱爲乞顏特孛兒只斤，據新元史的解釋，「孛兒只斤，突厥語譯義灰色眼睛，蒙古以灰睛爲貴種也。」（見柯劭忞新元史卷一太祖本紀。）——譯者。以下仿此。

(註二)速不台一作雪不台，元朝秘史作速別額台，宋濂舊元史誤爲二人的名字，并爲之分立速不台，雪不台二傳。

成吉思汗帝國史目錄

原序	一四
法文譯本序	一六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亞細亞的面目	八
第三章 蒙古地勢與人民	三二
第四章 鍛鍊者	四八
第五章 法律	七二
第六章 強敵相遇	九三
第七章 西征	一一五
第八章 黃昏	一四五
第九章 成吉思汗之子	一七七
第十章 成吉思汗之孫	二〇八

第十一章 功行圓滿

二三一

第十二章 崩潰

二六〇

成吉思汗帝國史



第一章 緒論

一個游牧小部落的年輕首領，從亞細亞廣大荒原之某一地點——那時他應須天天僅以維持生活的目標而奮鬥；忽然下了決心，爲他本人及其民族，而出發侵略世界。到過了五十年他雙目已瞑之後，他爲幾個兒子留下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任何人所絕未曾有的廣大帝國。當成吉思汗開始他的功業時候，他所要代其取得世界的這個民族，是還未存在。身爲孤兒，還在半童年時代，他所握着的無非是其卓絕的意志，其青年時代的毅力，及對其使命所堅持之不可動搖的信心。然而，大家全起來攻擊他一個人：從他的鄉隣及他部落的同伴，個個都像對待一個牲畜似地窘辱他，擄去他的年輕妻子，偷走他的幾頭羊馬，即如擁有數百萬臣民之強有力的皇帝王公，對他無不如此。他這個小子，他這個荒原中被人輕侮的無出息人物，那時還不認識後來爲其屬部的王國及他們的名稱，他却一一使之降伏了。地上許多大人物，往往在他們的寶座將傾覆於他的指上之危急萬分的時候，才知道了他的名字。

其他不像他那樣適合而也號爲「世界侵略者」的偉人，工作都比較成吉思汗容易。阿提拉 (Attila)，

即成吉思汗所尊崇爲他的祖先并爲後來他爭取統治權所藉口的合法憑據，曾以一大批移民的狂潮擁往西方，不過他總會遇過戰勝他的人物。凱撒曾能利用羅馬政府所構成之精確的工具，運行絕佳的組織，但一到他染指皇冠的時候，這個工具便反過來把他打碎了。拿破崙跨了革命的戰馬而前進，而他的最精銳隊伍是一七八九年的思想，并不是由他創造出來的。在他功業失敗後，他雖仍保存殘生，但是以俘虜的身份而保存。亞歷山大是最類似成吉思汗的，他從其父親手裏承襲了世界上最精良的軍隊；他自己却不過是一個武人，且短命而死；在他死後，他的帝國不過維持了百年即告顛覆，而成吉思汗的子孫，在成吉思汗死後一百年，依然無可否認的統治了當時所已知的世界之五分之四的土地。

「亞細亞需要一個人物」這一句話——戰敗的拿破崙口裏所吐出的有名的話，在六百年前，成吉思汗已經使之實現了。

然而，在歷史上，並沒有不可思議的奇事。這并不是寬大的上帝願將地球奉送與這個偉大的蒙古人。在一個天才卓越的人看去，政治從來不過是可能的技術。唯有是有野心的、及有奇辯的人物，才想到不可能的事。或許，成吉思汗所遵循以攫取強權的路徑，如若我們祇管估量其表面上的情況和表面上的物力均衡，則將被視爲不合理的雄圖和不可思議的情事了。可是，它實比任何物事都合邏輯，都有計劃，成吉思汗之進行他的事業無非是靠着可能的條件，他之成立一切計劃無非是根據可能的條件。

當成吉思汗開始創業之時，他幾等於赤手空拳，他僅藉最貧乏的土地，來鍛鍊他的人民，使之處於主宰的地位。他事先并未注重於任何移民的行動及任何複雜的理想，他最初并未有完整的軍隊，也未有國家的機體。不過，他之創業，也并不是憑空出發的。他絕不像一個孤注一擲的賭徒和一個行險徼倖的人。

確然的，成吉思汗爲創造歷史的人物中之一個，且或是其中最偉大的人物。但是，他之所以成爲這個人物者，則無非因爲歷史創造了他。他感謝了歷史這樣的賜與，而力求理會歷史，詮解它的意義，聽受它的支配，且與以利用。他自以爲是它的繼承人和它的執行人。超出他個人的根基，培養了他的力量，因爲他并不是一個無來歷的篡奪者，而歷史是靠他來維持的。必然的，這種根基是比尋常的更深遠更深藏。而他追溯源流所遵循的路徑也是更難於認識的。如要尋覓統治世界的鎖鑰——這個鎖鑰是爲知道應用它的人而設的，在這種情形中，則必須一個非常的人物。越是有着手段高強和腦筋靈敏的人物，幻術者的神祕力量越是必需的，這種力量是足以明察寶藏的深穴和不可見的暗流的。

成吉思汗在亞細亞地上所暴現的寶藏與暗流，在當初開始時候，不過是夢幻而已。這是偉大過去之半神祕的傳統觀念，中亞細亞游牧民族之「千年王國」的幻想，被目爲曾經存在，且應當重新實現。傳統觀念與夢幻便成爲他的天才政治的可能條件，而他就將之做成了實際的東西。已死的過去與將生的未來，是成爲他對於現在的資料了。

德國有一位浪漫派作家曾說：「沒有夢幻力的人，就沒有生存力。」實際政治家的成吉思汗，在一個沒落的和自相摧殘的民族當中，不僅有著夢想他本身民族之統一與發揚光大的力量，但同時有著逐漸實現這些夢想的力量。他呢，血中燃燒著他的種族得天獨厚的信念，最初却須以火與劍強迫他的種族，使之承認他個人在這個種族中的偉大地位。這是因為他的理性和他的志願的力量是不在他的夢幻的力量之後，所以荒原的無家可歸者却一變而為「成吉思汗」即是說，「最強大的君主。」（註）他在血統中所得到的歷史遺傳，曾使之能够成為有其種族自覺心的人。

而且，成吉思汗并不曾一時一刻忘記了他所由來的地方及他所可資以創業的唯一條件。他呢，一手推翻了世界，但絕不敢絲毫更動這個唯一的東西：他的民族的習慣與法則。他曾冷酷地使亞細亞洲服從他的約束，猶如他自己之服從這個法則的約束一樣，即使有時他須償付了他的肉與血的代價。出身於盛行着千年不斷絕的習慣的世界裏，他是一個血與理性的保守者。當他彌留時候，他對兒子們所講的最後幾個字是說：「遵守法則！」他的兒子們會遵守法則，結果帝國安如磐石，而且輿圖擴展，國力強盛如舊。但一到他的孫子們違背了法則，帝國便瓦解了。

設使我們撇開不提成吉思汗之荒原故土的地質及其習慣，則無從認識成吉思汗了。他所表現於我們眼中的，與其說是一個有個人特徵的人物，無寧說是一個種族和一般游牧生活之超人的化身。在他身